清方士庶〈仿董源夏山烟靄圖〉的畫緣與人緣

王耀庭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研究員

提　　要

清方士庶〈仿董源夏山烟靄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此幅款：「余何幸得覩全卷。」所仿是今日藏上海博物館五代南唐董源〈夏山圖〉。圖卷跋紙方士庶的觀款：「乾隆二年，學畫人方士庶沐手敬觀。」又下一行：「桐城方貞觀、安東程嗣立、吳縣徐堅同觀。」〈夏山圖〉畫幅所見收藏印記，有「汪令聞氏秘藏」。汪廷璋是揚州大鹽商，字令聞。方士庶曾坐館其家，當時也延聘黃尊古，以是士庶從學，山水大進。汪廷璋清乾隆三年為方氏刻成《方貞觀詩集》。方貞觀稱譽雍正朝後江南一帶，方士庶與汪南鳴、程嗣立為畫壇三鼎立之人。程嗣立即徐堅之師。汪約聘徐堅坐館其家七年。

近三十年來，藝術史的研究，「地區與網絡」觀念興起，徽商、鹽商與藝術家關係即是。方士庶記有自己的書畫見聞、見解、題畫詩、友朋往來，以及生活傳記，頗多相關。方士庶畫〈夏山圖〉並不依樣畫葫蘆，而是有所剪裁。說來這是飽飫名作，取之於典範的山巒樹石，重加剪裁，這種透過現成的圖式語彙，創作方式，遺形取意，正是牝黃牡驪，所以成正果。

關鍵詞：方士庶、夏山圖、汪廷璋、天慵庵、仿作

一、畫緣所來

清方士庶〈仿董源夏山烟靄圖〉（圖 1）款題：

> 北苑〈夏山烟靄圖〉真蹟，賈似道故物，卷首尾有長字印。董思翁復藏之，末則思翁自書三跋，中云此卷並〈瀟湘圖卷〉、〈龍宿郊民圖〉、〈夏口待渡圖〉，皆為所有。今但得見此卷，遙想其三本，更不知作何筆墨？然聞之大米，見董源真者五本。沈石田、文衡山僅見〈溪山行旅圖〉半幅。余何幸得覩全卷，望蜀之心。亦過貪也已。卷中山麓石塊，概用攢筆點剔，分辨脈絡，處處平圓，不作一豪奇突狀，較諸世人髣髴一種，迥不相肖。須知此君為千古畫家之祖，自是衆法具備。苟執攢筆之見，謂北苑直如此一類，是猶隔壁聽囈語，終其身為門外漢也。乾隆二年歲在丁巳（1737 年，四十六歲）冬十一月望後二日，環山方士庶作。（鈐印：方洵遠印、小師道人、環山里）

方氏此軸題：「余何幸得覩全卷。」所倣是今日藏上海博物館五代南唐董源（？-962）〈夏山圖〉（圖 2）（不知何以加「烟靄」兩字）。原為橫卷，而方士庶仿此卷改為大直軸。〈夏山圖〉卷上托尾的著名董其昌三跋，後續就是方士庶（1692-1751）的觀款：「乾隆二年，學畫人方士庶沐手敬觀。（鈐印二：方士庶印、環山）」又下一行：「桐城方貞觀、安東程嗣立、吳縣徐堅同觀。」（圖 2-1）從字蹟上辨別，「同觀」一行，墨色遠淡於方士庶款，且此行也遠低於方士庶款，如是出於同時，該不是如此排列，況方士庶自署「學畫人」，且方貞觀輩份上稱方士庶為「家姪」，所以該不是同時一道觀看。

隨即當問，方士庶於何處收藏家得見此藏幅名蹟？檢〈夏山圖〉畫幅所見收藏印記，有「汪令聞氏秘藏」一印（圖 2-2）。[1]「汪令聞」即徽州籍大鹽商汪廷璋（？-1760）。《揚州畫舫錄》記：

> 汪廷璋，字令聞，號敬亭，歙縣稠墅人。自其先世大千遷揚州以鹽莢起家，甲第為淮南之冠，人謂其族為「鐵門限」。父交如（？-1760），聲如洪鐘，咳嗽聞於數里，雙眸炯炯，中夜有光，術士謂其命為天狗，守財

1 著錄又見龐萊臣《虛齋名畫錄》及上海博物館諸出版物著錄。龐萊臣，《虛齋名畫錄》（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1，頁 3），卷 1。

> 帛，富至千萬，壽八十。子二，令聞其長子也。好蓄古玩，晚築『六淺村舍』自居。次子覲侯，勇力過人。令聞子燾，字春明；次熙，字宇周。孫二：玉坡、元坡，並工詩畫。覲侯子坦，字碩公，妻為張方頤之女，能主持門戶。子三，承璧字觀成，承基字培初，承塾字起群。筱園自令聞後，碩公更葺之。[2]

從侄汪義，字質夫，是另一大鹽商江春的女婿。今日尚存的安徽稠墅牌坊群「褒榮三世」坊：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建，背面書「聯班貳卿」，乾隆封蔭汪廷璋及其父汪允信（交如）、其祖汪景星奉為奉宸苑卿（掌握皇家園林），封蔭汪廷璋為資政大夫（別稱貳卿，相當於尚書副職侍郎）故名「褒榮三世」坊。[3]

汪廷璋（令聞），除了收藏過這件董源〈夏山圖〉，此外，著名的安儀周（1683-1746）刊唐孫過庭（646-691）〈書譜〉刻石，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從安家流出，轉為汪廷璋收藏，原石拓本有安岐（1683- ？）跋、汪令聞二跋（圖 3）。國立故宮博物院則以北宋薛紹彭（活動於西元十一世紀後半）〈雜書卷〉，鈐有「汪令聞曾經收藏」。又元王蒙（1308-1385）〈修竹遠山軸〉收傳印記有：「汪令聞審定」。羅家倫夫人張維楨（1901-1993）捐贈元倪瓚（1301-1374）〈溪亭山色圖軸〉（圖 4），詩塘有汪令聞題記兩則，其一：「雲林溪亭山色圖，蒼莽中得秀逸之致，飛動處愈見其古盎彌深，大異本色。蓋得董北苑雄渾之神，獨出塵表。真駭目神奇之品，令觀者深愛無已，定為雲林生平第一得意筆也。乾隆二年丁巳仲春月六日汪令聞書」。其二：「雲林先生此作是六十五歲妙迹，正其丹成之候，將生平所學鎔鑄以成，故撒手遊行無礙，以臻其神，眞化境也。明日令聞再識。」（圖 4-1、4-2）又題籤書：「倪高士溪亭山色圖。無上神□。令聞珍祕。」（圖 4-3）這是少見的汪令聞小楷書。〈夏山圖〉前隔水綾題籤：「董北苑夏山圖神□（殘闕，推論應為「品」字）」（圖 2-3），置陳之與「倪高士溪亭山色圖。無上神□。令聞珍祕」、「山」、「圖」及「董北苑」諸字相比對，「北苑」兩彎勾有異，不知可視為出自一手否？

---

2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 733，頁 333），卷 15。

3 褒榮三世坊：「位於歙縣富堨鎮稠墅村。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立。三間三樓，四柱沖天。灰凝石，寬 9.8 米，高 10.6 米。明間楹柱前後置四隻石獅，上枋及梁刻錦紋，較素雅。字板兩面分別刻『褒榮三世』和『卿貳班聯』八個大字，鐫注『誥贈資政大夫汪景星汪元信』、『誥授資政大夫欽賜奉宸苑卿汪廷璋』。汪廷璋以『恭辦火差』得皇上恩寵，使其父親和祖父亦一起沾光」。現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徽省圖書館，《徽派建築資源庫》http://cm.ahlib.com:9080/dob/servlet/getDob?id=732007000294&type=dob（檢索日期：2014 年 9 月 5 日）。

方士庶與汪廷璋之關係，《揚州畫舫錄》記載：「方士庶主汪氏。時令聞以千金延黃尊古於座中，以是士庶山水大進，氣韻駘蕩，有出藍之譽」，[4] 又方士庶《天慵庵筆記》有詩及於汪令聞之父，〈題汪交如黃山五小松圖〉：

君家盆盎五小松，麟鬣鼓動苔花封。細葉猶含舊煙霧，枝撐已卓新虯龍。
平生愛松入骨髓，每遺森森圖在紙。徜徉尚覺風雨寒，況次移根庭院裏。
黃山之松萬萬株，短小突崛百一無。眼前並列皆瑱瑜，尺寸勢與尋丈俱。
結交各以道義重，歲寒對此真吾徒。松感我言如有情，謖謖為我來濤聲。
華堂四顧盡珍異，獨有五松神骨清。[5]

二、人緣際會

至若「桐城方貞觀、安東程嗣立、吳縣徐堅同觀」。又何許人也？

袁枚（1716-1798）《隨園詩話》：「揚州巨商汪令聞，余姻戚也。己卯、庚辰間（1759-60），余及見其盛時，招致四方名士徐友竹、方南塘、曹學賓諸公，有琴歌酒賦之歡，然其徽言佳句，竟不傳也」。[6] 袁枚特地指出，汪令聞關係深密的方南塘（堂）即此觀款的方貞觀（1679-1747，名世泰）；徐友竹即「徐堅」（1712-1798）。此中人際遇均相關於揚州大鹽商。

「方貞觀，字南塘，安徽桐城人。鶴亭方伯延之學詩字，寓秋聲館二十年，論詩多補益。有小行楷唐詩十二帙，方伯刊於石。」[7] 鶴亭即大鹽商江春（1712-1789）。

汪廷璋清乾隆三年（1738）即是以《南堂詩鈔》為本，刻成《方貞觀詩集》，書前並有：「乾隆戊午年七月既望歙人汪廷璋序」。[8] 汪廷璋（令聞）之喜愛方貞觀詩，《方貞觀詩集》有〈喜識汪令聞〉：「浮蹤碌碌遍風塵，縞紵言歡到處親。執手一時名下士，論心幾輩古之人。似真質直真良友，有句清新更絕倫。不道白頭遊

4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 15，頁 333。
5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下）》，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冊 53，頁 16）。
6 （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臺北：漢京文化出版社，2004，頁 783），卷 9。
7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 12，頁 9。
8 （清）方貞觀，《方貞觀詩集》，收入《四庫禁燬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冊 83，頁 52）。

倦日，忘年反得謝家珍」。[9] 又有〈和汪令聞秋柳六首〉、[10]〈題寓齋壁即柬令聞〉[11] 又從〈令聞集拙詩至數百首，繕寫成卷出以相示，戲題解嘲〉:「古人情性多奇癖，或愛驢鳴或鬥牛。君好我詩應有說，前身我是孟靈休。」[12] 用的是「嗜痂成癖」的典故，可知汪令聞為其詩集出版之所來由，《方貞觀詩集》有〈觀汪南鳴畫江山煙雨圖卷題寄程風衣家姪士庶〉:

> 一山五日水五日，國初以來誰第一。清溪不作石溪死，此道應推程嗣立。
> 生瑜生亮造物奇，吾宗阿庶欲過之。一時論者互位置，兩人旗鼓終相持。
> 英雄惟使君與孤，豈知更有孫伯符。咫尺煙雲見衡霍，無邊風雨愁江湖。
> 東帝西帝須自力，穎川小兒瞻視疾。他時鞭弭遇中原，留意斯人莫輕敵。[13]

方貞觀詩題的「程風衣」即程嗣立。詩未繫年，從「清溪不作石溪死」，則在程邃（清溪，1605-1691）、石溪（髡殘，1612-1673）去世後，亦即雍正朝後江南一帶，方士庶與汪南鳴、程嗣立被方貞觀推舉畫壇三鼎立之人。這是畫史在四王後所少提的畫壇甲乙之評。汪南鳴，生卒年不詳。「新安（今安徽歙縣）人，僑寓維揚（今江蘇揚州）。能詩，善畫」。[14] 方士庶與汪南鳴也有交往，《天慵庵筆記》上的第一則即是:「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十八夜，為張南鳴畫雪景一冊，不作點樹，不作奇怪石面，亦不加墨地，擬巨師之逸品也」。[15] 又有詩〈題汪南鳴為張希亮臨鵲華秋色圖〉:「寒素敢懷璧，知音自古琴。鵝溪三尺絹，千古暮雲深」。[16]

方貞觀也與方士庶弟士庭相識，有〈題姪右將（士庭）詩卷後〉一首。[17] 右將即士庭。詩中譽「子之聰明原無敵」。「方士庭，字右將，士庶同母弟。業鹽淮南，居揚州。於北郊壽安寺西築西疇別業，因號蜀泉，又名西疇。士庶為繪《西疇蓮塘圖》」。[18]

---

9 （清）方貞觀，《方貞觀詩集》，卷 6，頁 3。
10 （清）方貞觀，《方貞觀詩集》，卷 6，頁 3。
11 （清）方貞觀，《方貞觀詩集》，卷 6，頁 3。
12 （清）方貞觀，《方貞觀詩集》，卷 6，頁 15。
13 （清）方貞觀，《方貞觀詩集》，卷 4，頁 11。
14 （清）馮金伯，《國朝畫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 1081，頁 3），卷 12。
15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上）》，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冊 53，頁 3）。
16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下）》，頁 16。
17 （清）方貞觀，《方貞觀詩集》，卷 6，頁 3。
18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 4，頁 10。

方貞觀弟「世舉」,「字扶南，號息翁，桐城人。性簡易，語默動靜皆合於法，人呼為『揭諦神』。時揚州方氏最盛，士庶、士庸稱『歙縣方』；世舉、貞觀稱『桐城方』」。[19] 在揚州兩家兄弟被如此稱呼。「方士庶，工於詩，有《環山集》數百首。既歿，其叔息翁（方世舉）為刪存一卷，今全稿尚存其家。」[20] 見有乾隆刊行版存世，惜未得一讀。

《方貞觀詩集》又有〈與程風衣（程嗣立）、汪令聞、家姪洵遠，訪馬秋玉珮觿玲瓏山館〉:「古巷槐陰合，清風掩竹門，披帷人宛在，入座客忘言。石色寒愈碧，蟬聲響不繁。還如過崇信，所愧賦高軒。」[21] 可知此輩中人，往來於諸大鹽商家。

程嗣立（1688-1744）即徐堅之師。「字風衣，號篁村。淮安明經，少負異稟，喜讀書，精制義，既未能有所表見於當世，則戴黃冠揮玉麈，棄一切如噴唾。惟生平翰墨緣芟未盡，或吟小詩一二章，或據案做山水數筆，以破岑寂之況。」[22]

程嗣立有《水南先生遺集》傳世，未見錄有與汪廷璋之唱和。惟與方貞觀是有所往來的。〈聞方南堂南歸作歸山圖寄贈〉:「依然壁立千峰翠，無恙欹拏百尺松。從此得終閒歲月，常為山裡太平農」。[23] 此〈歸山圖〉方士庶見過，並賦詩〈從家南堂客寓，見風衣先生，天然荒逸，得黃鶴之傳燈，無由覩面，附寄篇章，筆墨荒蕪聊申思慕〉:

十歲無知初弄筆，柱心牆面涂皆黑。十五出知作小山，心知彼案無舟楫。
孤陋深悲見佛難，因循更少專門力。浮江忽思巴蜀遊，歲在辛丑我三十。
蜀山插天深萬丈，可奈猙獰貌不得。虞山說法傳南宗，樹石和平備乾溼。
於今四十鬚鬢蒼，聞道依然堂下立。好事吾宗老癡叔，一生愛畫深入骨。
詔亭作畫送歸山，撫心我亦為長幅，水活石潤讓伊能，寸長大雅矜吾獨。
忽看天際展新旂，光華四表拋珠璣。又似五弦松月下，清冷寒玉秋風微。
筆落如生更如死，盤算錯亂含天機。黃鶴一去不復追，真人再見程風衣。
此時目瞪口亦噤，六合曠渺身何依。合掌作頌頌無語，自憐瑱莒對齊楚。

19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 4，頁 13。
20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 4，頁 10。
21 （清）方貞觀，《方貞觀詩集》，卷 6，頁 19。
22 （清）馮金伯，《國朝畫識》，卷 12，頁 3。下註（墨林韻語）。
23 （清）程嗣立，《水南先生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8），卷 1。

憑將數筆供養佛，臭味須知嫌腐鼠。寸絲尺縷誇天孫，羞殺從前事機杼。[24]

此詩方士庶有所署年，「十歲學畫」、「十五作小山」、「歲在辛丑我三十」，知其出生年為康熙三十一年（1692）、「於今四十鬚鬢蒼」，知此詩作於雍正九年（1731）。此自道學畫的過程及經歷，是為研究方士庶生平所引用。方士庶對此次方貞觀南歸，《天慵庵筆記》下又記〈題金朝九畫，即送貞觀先生歸桐城〉：「長松瘦竹清陰互，颯颯秋風入豪素。榮華消歇少年場，但把荒寒供晚趣。南堂老子客思歸，旅況能禁風景非。離亭一望煙和水，願息閒愁駐落暉」。[25]

又程嗣立〈冬日菰蒲曲雅集並序〉：

> 僕老懶多愁廢棄筆墨久矣。庚申（1740）冬十月，嘉定周牧山、吳門張篁村、徐友竹、錫山杜受茲，畢集菰蒲曲之籍慎堂。適雲間旭上人瓢笠而至，諸君欣然作煙雲之會，牽率老夫，播稽鼓筴支離攘臂，殊堪一笑，偶拈潮平風正之句，作此圖，並繫一絕，雜敝緼於狐貉，投瓦礫於珠林，正以不愧怍為高，是日兒子祐純，學人梁仰山，皆得與會，凡九人。搆得茆堂已白頭，荒蒲衰柳似汀洲。絕無萬里桑風意，只愛輕帆趁穩流。[26]

吳門張篁村即張宗蒼（1686-1756），是程嗣立之婿。

徐堅（1712-1798）輩份年歲最低，徐堅有自定年譜《餘冬璅錄》，記載與程家因緣、汪廷璋關係，也及於方貞觀及方士庶。

徐堅《餘冬璅錄》自記：「生於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卯時。余生名堅，字孝先，號友竹，又號覺園」。[27] 年譜止於乾隆四十年（1775）。

雍正十三年（1735）條記，因精堪輿雷安伯路過淮陰，程氏兄弟（程大川與水南，即嗣立。行四）延請擇地，隨往揚州寓藥王殿，遇主僧水和上人，座間懸「南堂方先生詩幅，詩字俱佳，因和其韻以贈水和。」記見過方貞觀詩學字。程氏覓地時，程大川賞識其：「姿性過目不忘，何不奮志功名。乃命拜其四弟水南為師」。[28]

乾隆二年（1737）條，並無見董源〈夏山圖〉之記述。

---

24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下）》，頁 19。
25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下）》，頁 20。
26 （清）程嗣立，《水南先生遺集》（上海：上海古籍社，2010，頁 12 上至頁 13 上），卷 2。
27 （清）徐堅，《餘冬璅錄》，收入於《清代稿本百本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冊 33，頁 3-4）。
28 （清）徐堅，《餘冬璅錄》，頁 26-29。

乾隆三年（1738）條，亦無見董源〈夏山圖〉之記述。然此年寓居揚州。所記篇幅較多，記其關於作畫，記與方士庶、程嗣立來往，又曾居於程嗣立「菰蒲曲」家。

此年五月。程嗣立有事於揚州，徐堅隨行居止於吳貢九翁拂雲書屋。某日，徐堅索畫於高郵人張嶟，號尊山者能寫山水。不得。賭氣作畫〈長夏讀書圖〉。圖成，「適方洵遠先生來，名士庶尊古黃先生高弟也，邗上人極尊重之」。方士庶一見謂：「用筆用墨皆能（近道而）遠俗，若用功三年，勝張十倍矣」。「方去余竊喜，落款用印，居然滿幅。水南師暮歸，持以就正。師大笑曰：『幾曾見汝作畫，乃能至此。』（堅）（亦）具以實告，師曰：『（有）觀此筆意，（無自暴棄當奮發為之）如見昔人解衣般礴狀，挈力必（當大成）成國工（也）』。余益喜（不自勝）。後師歸菰蒲曲，不能忘情於斯矣。」[29] 從「邗上人極尊重之」一句，則知方士庶於此頃已在揚州頗有畫名。

乾隆九年（1744），記程嗣立病故，師生十年緣。[30]

乾隆十七年（1752）上揚州，記與方西疇（士庭，方士庶弟）稱莫逆。[31]

乾隆十八年（1753）在揚州，六月中方西疇轉致汪敬亭（汪廷璋、令聞）約聘館其家。約燈節掃榻以待。[32]

乾隆十九年（1754）正月赴敬亭之約，「館余（徐堅）孝經堂，即戊午年拜候南堂老人之所。屈指十有七年，而余乃得居之。（聞）老人久已謝世，今昔之感，不禁慨然」。[33]

從此條回憶，則知「桐城方貞觀。安東程嗣立，吳縣徐堅同觀。」事在乾隆三年，或可確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徐堅《餘冬璅錄》：

> 余與敬亭晨夕（相）聚（於）孝經堂者（已）七年（矣），敬亭見余硜硜自守，意甚推重，為余舉一六會，每會收銀百兩，託其表弟吳君佐平（生

29 （清）徐堅，《餘冬璅錄》，頁 35-39
30 （清）徐堅，《餘冬璅錄》，頁 60。
31 （清）徐堅，《餘冬璅錄》，頁 77。
32 （清）徐堅，《餘冬璅錄》，頁 79-80。
33 （清）徐堅，《餘冬璅錄》，頁 80。

息澆會)(捉)捉子錢償本。吳君為方西疇之婿，余至好者。四月敬亭臥病，伊父交如翁年逾七十，衰病去世，敬亭大慟，越半月而卒。余故有：「嬰疾未療遭大故，哀號難任竟長終」之句。其兩子託余編次行述。昏夜請余至幕所，云：「先父(彌留之際付有)臨歿遺(囑謂)言謂先生性情孤峭人極忠厚，爾二人年幼當(以年以)師(禮)事之，資其訓導，不可辭去。(特)敢以實告。」余(因)起向靈前，揮淚(長)揖，(以謝知己之感)。敬亭歿後四日，佐平亦以中風驟亡。[34]

徐堅所記，雖屬「人緣」，然相關於此中人緣關係反最詳細。

三、畫緣所成

方士庶學習董源之因緣，尚有題董北苑〈夏山煙靄圖〉(圖 1)(夏山)一絕：「暑雨新晴萬木稠，浮煙遠深晚勾留。野田野渡野人境，熱客不來山自秋」。[35] 此詩雖未直接題於〈夏山圖〉卷上，詩句的描述，就是董源〈夏山圖〉。

原董源〈夏山圖〉是橫卷，布景是以左右開展為主，本件為仿，用直幅，布局以上下延伸為主。從一般的作畫程序，手卷是從右而左延伸，立軸由下之近景往上之遠景處理。方之仿作，底部右側的山崗與喬木，左側的小橋(圖 1-1)，因出自〈夏山圖〉的最後一段景(圖 2-4)，仿作的橋變短，這是橫向轉直向的調整；再往上，丘陵上矗立了一群直聳的樹林，這直聳的樹林，〈夏山圖〉有兩處(圖 2-5)，但是方士庶仿作則置入房舍；看來是最為明顯的橋亭，方士庶仿作將右側的樹林移到下方了。畫中的長亭橋(圖 1-2)，與北京故宮藏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圖 5)及南宋無款〈長橋臥波圖〉的一橋亭，頗為相近。長橋有亭，見之於宋代文獻，如蘇州南面的吳江利往橋，此也可作為〈夏山圖〉(圖 2-6)是北宋物之一證明。如吳江利往橋見朱長文(1041-1100)《吳郡圖經續記》。[36] 這一亭橋「截景」，尚可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方士庶〈畫山水冊〉第三幅〈夏山煙靄〉一小幅(圖 6)。

〈仿董源夏山煙靄圖〉畫幅再上，崗巒高起，山峰取勢，也從原作轉來。〈仿董

34 本段所引徐堅書是手寫影印本，有括弧號是原文刪除者。今並存。(清)徐堅，《餘冬璅錄》，頁 83-85。

35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上)》，頁 2。

36 傅熹年，〈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築〉，《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 年 2 期，頁 50-61。

源夏山煙靄圖〉中景成河川汀渚，中有一舟橫渡（圖 1-3），成兩上下遠近兩景的區隔，原作無此空闊之景（圖 2-7），這也是橫、直的不同。或者說，傳移摹寫間，摹者所加入自我裁量。

〈仿董源夏山煙靄圖〉規循於〈夏山圖〉全卷的平遠取景（圖 2-8），略帶俯視，也因立軸的向上延伸，景深反而比原作更深遠。橫向的原作全景式布局，直軸的構圖以上下交疊，汀渚與山巒映帶，層層疊疊，延伸出至畫幅上緣。最上天空微露，以濃淡水墨，描寫出雲影徘徊。仿作追隨原作，山石造形作平巒緩坡，延展於畫上下（圖 1-4）。山勢的「卷中山麓石塊，概用攢筆點剔，分辨脈絡，處處平圓，不作一豪奇突狀」。「筆」即是千點萬點攢聚而成的皴法，山石以點為皴，稱「點子皴」，這「不為奇峭之筆……其用筆甚草草，近觀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桀然。」就是董源形象。[37] 構景都是密而不塞。層層的樹叢，堆堆疊疊的山巒，遠近的空間層次，恰如湯垕在《畫鑑》對董源畫作的敘述：「拍塞滿軸，不為虛歇烘銷之意」。[38]

仿作在傳移模寫之間，是以畫中「母題」的步趨為主，而不是峰巒樹林構景移植。例如做為「牛羊放牧」（圖 2-9）不見於方氏仿作〈夏山煙靄圖〉（圖 6-1）；做為點景的寺塔（圖 1-5），董源〈夏山圖〉原作也無。這也是仿者注重的只是構圖類型與筆墨成法。

方士庶又有〈仿董源夏山圖〉（圖 7）自識：「春至不擇地，路旁花自開。讀北苑夏山煙靄圖卷，自覺用墨之法少進，書此誌幸。乾隆二年十一月十又三日」。後有三長題，是錄董其昌於〈董源夏山圖〉所作三跋。又押「士庶同日錄。」方士庶觀〈董源夏山圖〉只署「乾隆二年」，而此二畫同年，又記有月日，〈仿董源夏山圖〉反早於〈仿董源夏山煙靄圖〉（冬十一月望後二日）四天，此〈仿董源夏山圖〉就「點子皴」而觀，也少〈仿董源夏山煙靄圖〉的攢筆點剔，還是類如「短披麻皴」，更著重於墨韻的烘染，因此整幅畫面，有其沉厚處，也符合方士庶自許的「自覺用墨之法少進」。遠處的山陵同於〈夏山圖〉，樹卻非直聳為主，然而大體的近景樹林，遠峰綿延，布局氣氛還是一致。

方士庶就董源〈夏山圖〉（夏山煙靄）的臨習，從著錄及現存畫跡，不只此兩

37 （宋）沈括，《夢溪筆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0），卷 17。
38 （元）湯垕，《畫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3）。

幅畫而已。虛白齋藏未署年〈仿董源夏日煙靄圖〉（圖 8），款題：「北苑使董源作畫，不為奇峭之筆，尤工秋嵐遠景，率筆草草，不求形似，而遠觀則幽情遠思，如睹異境，米海嶽嘗謂，董源一片江南，信然也。此中山林樹石皆祖其夏山煙靄圖畫法。小師道人方士庶書於天慵書館。」又一款：「董文敏謂北苑畫，有不作一筆小樹者，秋山行旅圖是也。又有作小樹，都只遠觀似樹，其實憑點以成形，此即米氏落茄源委，而畫山即用畫樹之皴，渾然無筆墨跡，最為高雅，不在斤斤細巧也。士庶又書。」此畫的中景叢樹及遠景山巒，就如題款中自述，「山林樹石皆祖其夏山煙靄圖畫法」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本〈仿董源夏山煙靄圖〉從布局的意念，如上是遠峰下是叢林，乃至筆調與墨氣，也實踐了董源「憑點以成形」的畫法，風格都是一致的，兩圖的完成時間是接近的。

可見董源〈夏山圖〉對他啟發之深。原定靜堂（林宗毅）藏，今捐贈日本久保惣紀念美術館之方士庶〈秋山逸居圖〉（圖 9）款題亦以致力於董源之學習：

> 北宗南宗之分自唐始，畫家是以有分宗之論，而伊始南宗者，董北苑是也。峰巒清深意趣高古，畫家之集大成也。余初師其意，每苦扞格。自經年來，稍覺有進步處。茲髣其秋山逸居，禽鶴相親，松篁交錯，眉目之間，宛深幽人之感。庚午（乾隆十五年，1750）春日於天慵書屋。小師道人方士庶。

此畫距見董源〈夏山圖〉，已是十三年後，皴法筆墨雖與前三畫不同，然意念間還是不脫董源觀念。

方士庶於〈仿董源夏山煙靄圖〉款題，以〈瀟湘圖〉、〈龍宿郊民圖〉、〈夏口待渡圖〉，「遙想其三本更不知作何筆墨」、「余何幸得覩全卷。望蜀之心。亦過貪也已」之嘆，日後是願有所成。

存世畫作中，又見於乾隆十年（1745）作〈溪山行旅〉（圖 10），款識：

> 予自庚戌（雍正八年，1730）迄今，幾見董源真跡，如〈仙山樓閣圖〉、〈龍宿郊民圖〉、〈夏山煙靄圖〉、〈秋山行旅圖〉半幅，皆天下之奇寶，而〈夏山〉一卷尤所習見。沈存中謂其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用筆草草，近視不類物象，遠觀則景色粲然。端非虛語，後生小子焉敢妄希步塵，但伸紙吮豪，心摹手追之下，或冀竊其一臠耳。不識于亭視以為何如。乾隆

十年（1735）歲在乙丑夏六月，天慵齋中，環山方士庶作。（鈐印：小師道人、士庶、偶然拾得）

此幅的布局猶如前述幾件，而攢筆點剔的山石畫法尤為強調。[39]

前此，乾隆元年（1736）九日，方士庶別有記：「題自仿董北苑〈溪山行旅圖〉小幅。今日又值重九，兼復雨中，不覺已逾十二年矣。老人惜陰，能無悲痛也。詩云：『濃陰無賴值佳辰，雨裡黃花病裡身。畫到空山正愁絕，添愁更著旅行人。』」[40] 不知畫風如何，對董源風格之追逐，還是一例。

「夏山一卷尤所習見」外，關於〈龍宿郊民圖〉，戴采孫跋《天慵庵筆記》云：「憶先文節公平（戴熙）藏有道人立幅一大冊八。余錄入《習苦齋藏書畫題跋》，為記中所未及，題立幅云：『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甲子立冬後一日，方洵遠仿北苑〈龍宿驕民〉圖畫法。』」[41] 董源〈龍宿驕民〉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畫風全然不同於〈夏山圖〉，可見方士庶尚有此另一面的學習。

四、緣成畫成

《天慵庵筆記》包含了方士庶的書畫見聞、見解、題畫詩、友朋往來，以及生活傳記。案國立故宮博物院本〈仿董源夏山煙靄圖〉畫上的題款，亦見錄於《天慵庵筆記》。[42] 做為一個畫家，對於歷史經典的名作，必求一見，萬曆二十三（1595）年，董其昌（1555-1636），千里致書馮夢禎（1548-1595），求觀王維（701-761）〈江山雪霽圖〉，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1595 年冬，他應馮夢楨之請，跋《江山雪霽圖》五百餘字。[43] 王時敏（1592-1680）之身懷巨幣，追求黃子久（1269－1354）〈秋山圖〉。[44] 弘仁（1610-1664）「聞晉唐宋元名跡，必謀一見」，對心儀的倪瓚更是花了長達三個月的時間臨摹與研習。[45] 都成了畫壇佳話。《天慵庵筆記》記他有「寓目有緣集」，羅列所見的古書畫不少。今所見《天慵庵筆記》所記：王

39 此畫見於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拍賣會：二〇〇八秋季拍賣會。

40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下）》，頁 24。

41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上）》，頁 28。

42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下）》，頁 2。

43 王維，《江山雪霽》見藏於日本。影本見古原宏伸，《文人畫粹編中國篇 1：王維》（東京：中央公論社，1986）。

44 （清）惲壽平，〈記秋山圖始末〉，《甌香館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72，頁 12 下至 15 上）。

45 汪世清、汪聰，《漸江資料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4），頁 68-69。

維、韓滉、吳道子、盧仝、董源、李公麟、燕文貴、劉松年、趙佶、黃公望、倪雲林、趙子昂、錢選、董其昌、沈周等巨匠名跡都曾過目。[46] 因名目所稱古今不一，顯而易辨者如舉例。

馬和之〈小雅卷高宗詩又國風又周頌十章〉（圖 11），此即今日藏北京故宮，傳馬和之畫〈詩經小雅〉節南山之十段。卷有「汪令聞氏秘藏」印（圖 11-1）。這如〈夏山圖〉，藏於汪家所鈐。

沈石田（沈周，1427-1509）〈東莊圖〉，畫的就是吳寬家東莊。今藏南京博物院，乾隆年間曾在揚州流傳。

郭河陽〈寒林圖〉，或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郭熙（約 1020- 約 1090）〈寒林圖軸〉。易慶之（元吉，約活動於十一世紀後半葉）〈猴貓圖〉，在今國立故宮博物院；宋許道寧（約西元十一世紀）〈雪溪漁父圖〉大幅絹本。不知是否即今同名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者，或納爾遜博物館之〈漁父圖〉。

〈臨趙孟頫水村圖〉，有詩：「王孫三尺水村圖，少見人家多見湖，可見水晶宮舊址，沙鷗眠處有菰蘆」。[47] 原〈趙孟頫水村圖〉今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畫家對於所見名畫的學習，落實於自己的畫又是如何？方士庶畫〈夏山〉並不依樣畫葫蘆，而是有所剪裁。臨〈董（其昌）臨鵲華秋色圖〉，固然只有華山無鵲山，這或許如眾多的董其昌臨書，總是自我本色，而改橫為直的〈夏山〉，也附加入自我的安排，這是借他人杯酒澆自己胸中壘塊。明清之際的趨古，往往如此。

「臨仿」之間的差距是相當自由的。〈夏山圖〉十九世紀末，吳大澂（愙齋、清卿，1835-1902）臨本（圖 12），完全是複本模樣。吳大澂之孫，吳湖帆（1894-1968）丁亥（1947）所作〈古樹連雲碧，層巒擁翠浮〉（圖 13）自題：「近讀北苑瀟湘、夏山，巨然茂林、海野，郭熙早春、幽谷諸圖。略有領悟。戲筆作此。稍會我心。藉為叔鼎雅鑑。聊博一粲而已。丁亥二月，吳湖帆識」。此跋與所說北苑（董源）〈湘瀟圖〉，今藏北京故宮；〈夏山圖〉即本文所談者；巨然〈茂林〉、〈海野〉不知何在，郭熙〈早春〉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幽谷〉則藏上海博物館。本幅與此諸名蹟對照，可辨出遠景山巒平崗，是出於〈瀟湘圖〉之前半段；前景之瀑布、山巖雲頭皴法，出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之郭熙〈關山密雪〉；至於前景糾盤古樹及穿插

46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上）》，頁 2-10。
47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上）》，頁 21。

叢林，則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名蹟巨然之〈秋山問道〉及〈層巖叢樹〉，稍加變化轉來。以經典名作為範例，畫來卻曲徑幽深，清新雋永，這種集合做到合奏無間。同年，張大千也作〈擬董源夏山圖〉（圖 14）此畫青綠山聳，白雲繞腰。小橋流水，古木蒼鬱。石樹的皴染近於董，不讀題款，那知董源。這是自己面目。

從這些說學董源，畫家作畫，題款寫著自古人某某法某某名作，仿古風氣，董其昌云：「（畫）要醞釀古法，落筆之傾，各有師承，略涉杜撰，即成劣，不入具品，況於能妙」。[48] 這理論上如此要求，實際的畫作就如上述所舉，容許畫家的自由剪裁。

西洋的名家如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在他的一八九〇年五月所作的仿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好索瑪利亞人〉（圖 15，The Good Samaritan），以 J. Laurens 的石版畫為摹本，他並不認為摹仿他敬愛的大師是一種沒有獨創性的行為，相反的，他希望藉此學習，並增加新的東西進去。他「將自己比擬為一位以自己的方式詮釋世界名曲的音樂家。他在信中寫道，他將黑白的複製畫放在眼前，然後我以色彩即興創作，但是當然並不是只是發自我的想像，而是我根據我對這些畫作的記憶——記憶，那模糊的色彩合聲，雖然不盡全對，但至少有正確的感受，這就是我的詮解」。梵谷除了使永他個人強烈的火焰式的筆觸及色彩，構圖上做了反轉的安排，所謂鏡中像（Mirror Image）。[49]

眾多的畫家學畫的過程，並不見得能從名作直接受惠，更多的是得之名畫稿本的流傳，一如梵谷從版畫得來。前引徐堅《餘冬璅言》乾隆三年（1738）條：「時篁村張墨岭先生宗蒼，亦尊古先生高弟，余屬老親，而先生為程門之婿，常相往來……」，張宗蒼對徐堅說：「所以古人作畫，必有藍本，可免龍脈不順，我（有）舊稿（所當）可以臨摹（而）諦審（者）」、「已而寄稿來，大幅小幀，皆出荊關董巨，黃王倪吳諸大家真蹟（脫胎而得之於大賞鑑家之所藏者）。於是日夕臨摹，久而益勤矣」。[50] 作為學習的並不是原作，這種「舊稿」，讓人想起今日存國立故宮博物院題名為明董其昌《仿宋元人縮本畫及跋》，就是著名的《小中見大》冊，上海博物館也藏有相似的一套。從這種「脫胎而得之於大賞鑑家之所藏者」，與有幸得

48 董其昌題《唐宋元名畫大觀》一冊，收入（清）張照等編，《石渠寶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4），卷 42。

49 轉引自高玉珍策劃，《燃燒的靈魂梵谷》（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9），頁 212。

50 （清）徐堅，《餘冬璅言》，頁 39-40。

能見經典名做的原件，所學到的，差距又如何呢？

「臨、仿」這個名詞，就中國書畫是相當普遍的，從實際的書畫品中，應無絕對的價值判斷，十七世紀以來，有所理論性的解釋，從畫作來討論，才能看出其真正的意義。本文所列舉的方士庶相關董原畫作，「國立故宮博物院本」的〈仿夏山煙靄〉，畫中布局，改橫為直，而蹤跡於原作者，均過於其它幾幅。「綠韵館本」，早成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本四天，母題只有遠山容易認出，方士庶也自謂「用墨少進」。「虛白齋本」未署年款，款則直言「皆祖夏山煙靄」，構景又稍去「董源」一段了，其它則是筆墨的強調大於構圖的步趨。又一例，未署年的〈山水〉（圖 16）款識：「春日雨窗曾見董元真跡。松坡高士、溪山無盡二圖。氣韻天然，渾厚磅礴。皆融化諸家而出。余此幅仿摹二圖大概，不識少有相合否」。從「摹二圖大概」，也說出了是自我剪裁。

說來這是飽飫名作，取之於典範的山巒樹石，重加剪裁，這種透過現成的圖式語彙，創作方式，遺形取意，正是牝黃牡驪，所以成正果。關於明清之際，從董其昌以降的這種理論論述，至方士庶一代，雖已強弩末勢，然後勁格局依然，更幸有圖為證，不落玄談。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沈括，《夢溪筆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湯垕，《畫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方士庶，《天慵庵筆記（上）、（下）》，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冊 53。

（清）方貞觀，《方貞觀詩集》，收入《四庫禁燬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冊 83。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 733。

（清）青浮山人編，《華亭書畫錄》，收入《藝術叢編》，臺北：世界書局，1962。

（清）徐堅，《餘冬璅錄》，收入《清代稿本百本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冊 33。

（清）袁枚，《隨園詩話（補遺）》，臺北：漢京文化出版社，2004。

（清）馮金伯，《國朝畫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081。

（清）程嗣立，《水南先生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張照等編，《石渠寶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惲壽平，《甌香館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72。

二、近代論著

汪世清、汪聰，《漸江資料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4。

高玉珍，《燃燒的靈魂梵谷》，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9。

傅熹年，〈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築〉，《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 年 2 期，頁 50-61。

龐萊臣，《虛齋名畫錄》，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1。

古原宏伸，《文人畫粹編中國篇 1：王維》，東京：中央公論社，1986。

安徽省圖書館，《徽派建築資源庫》http://cm.ahlib.com:9080/dob/servlet/getDob?id=732007000294&type=dob，2014 年 9 月 5 日。

The Painting and People Behind Fang Shishu's "In Imitation of Dong Yuan's 'Mist and Fog in Summer Mountains'"

Wang Yao-ting
Former Chief Curator,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Fang Shishu's (1692-1751) "In Imitation of Dong Yuan's 'Mist and Fog in Summer Mountains'" i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his inscription on the painting, Fang mentions that he had the fortune to view the entire original handscroll and do an imitation of it, referring to a work now in the Shanghai Museum by the Five Dynasties artist Dong Yuan (fl. 10th c.) entitled "Summer Mountains." On the colophon paper of that handscroll, Fang left a note that reads, "In the second Qianlong year (1737), the Student of Painting Fang Shishu washed his hands to reverently view [this painting]." In the following line, he wrote, "Viewed together with Fang Zhenguan of Tongcheng, Cheng Sili of Andong, and Xu Jian of Wuxian." Of the collection seals found on "Summer Mountains" is also one that reads, "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Wang Lingwen." Lingwen was the style name of the major salt merchant Wang Tingzhang of Yangzhou. Fang Shishu once was a tutor in the home of Wang, who also engaged the services of Huang Ding (Zungu, 1660-1730), under whom Fang studied and advanced in landscape painting. In 1738, Wang Tingzhang had *Anthology of Fang Zhenguan* printed. Fang Zhenguan was renowned in the Jiangnan area during the late Yongzheng reign, while Fang Shishu along with Wang Nanming and Cheng Sili were the three pillars of painting. Cheng Sili was also the teacher of Xu Jian, and Wang engaged Xu Jian as a tutor at his home for seven years as well.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ideas of region and network have become prevalent in art-historical studies, as see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hui merchants, salt merchants, and artists. Fang Shishu recorded the artworks he saw, his ideas, his poetry on paintings, the friends with whom he associated, and other personal matters, which were all interrelated. Fang's imitation of "Summer Mountains" is by no means a mechanical copy, but has been edited to a considerable extant. Although working from a renowned painting, Fang adapted the pattern of hills with rocks and trees to edit and

repeat the contents. This ready-made vocabulary of patterns to create artworks focusing on the idea instead of forms brings out the spirit through the material, as seen in this painting.

Keywords: Fang Shishu, "Summer Mountains," Wang Tingzhang, Tianyong Studio, imitation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 1　清　方士庶　仿董源夏山烟靄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　局部

圖 1-2　長亭橋局部

圖 1-3　人船局部

圖 1-4　皴法與樹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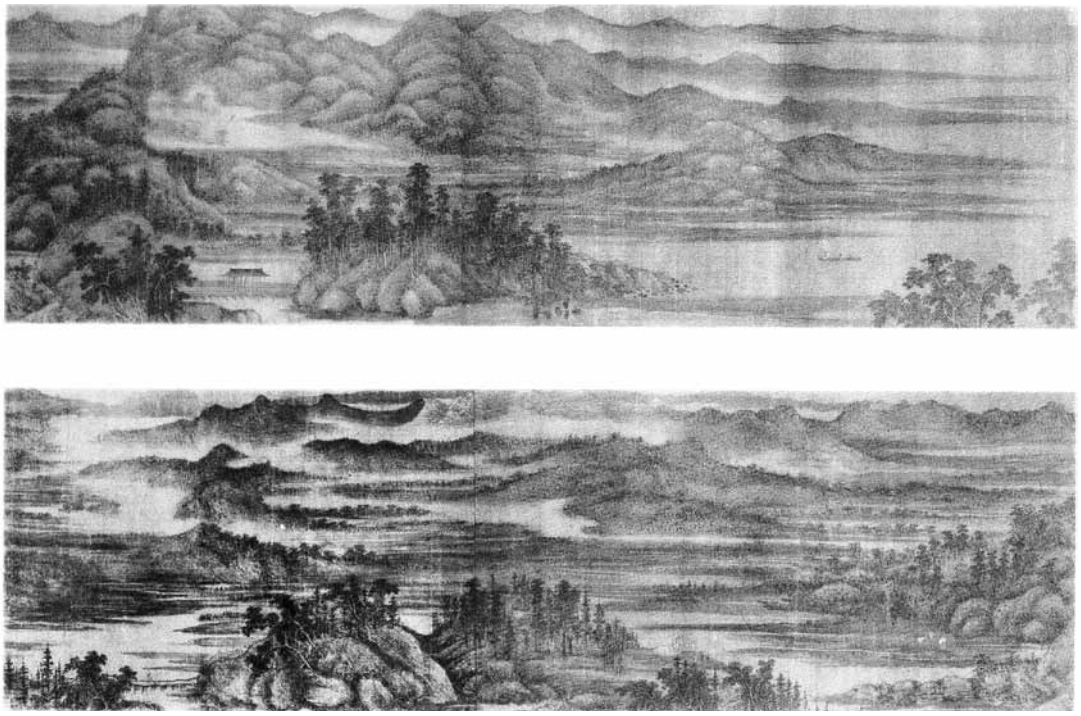


圖 2 五代南唐 董源 夏山圖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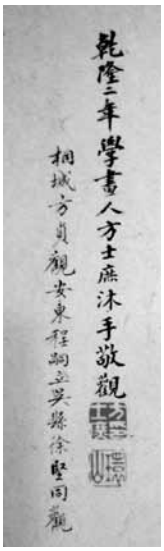


圖 2-1 乾隆二年方士庶觀款及「桐城方貞觀、安東程嗣立、吳縣徐堅同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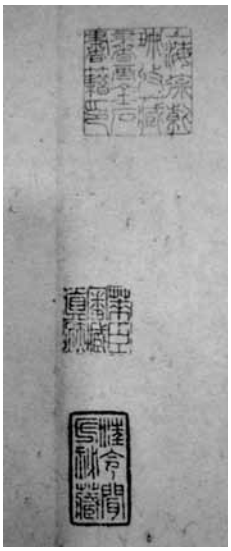


圖 2-2 「汪令聞氏秘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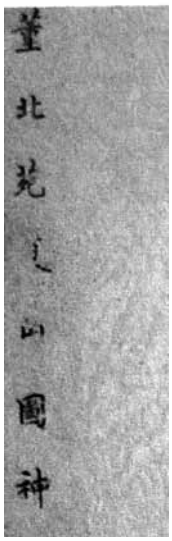


圖 2-3 題籤

圖 2-4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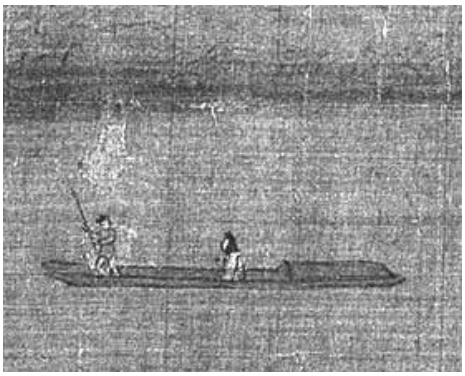


圖 2-7 人船局部

圖 2-5 樹林局部

圖 2-8 皴法與樹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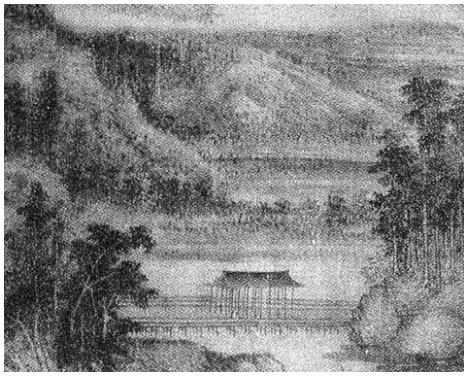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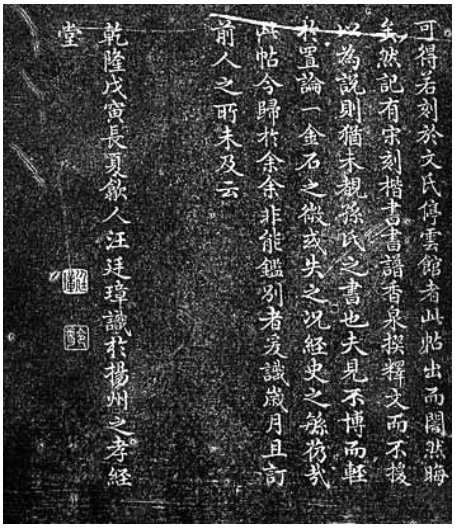


圖 2-6 橋亭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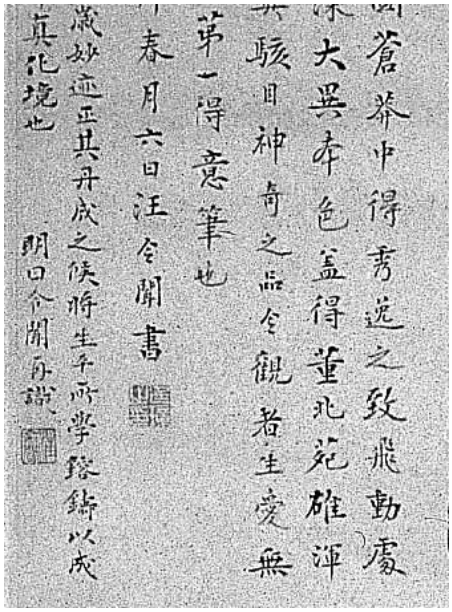
圖 2-9 牧牛局部



可得右刻於文氏停雲館者此帖出而闇然晦矣然記有宋刻楷書譜香泉撰釋文而不援以為說則猶未覩孫氏之書也夫見不博而輕於置論一金石之微或失之況經史之繁乎哉此帖今歸於余余非能鑑別者爰識歲月且訂前人之所未及云

乾隆戊寅長夏歙人汪廷璋識於揚州之孝經堂

圖 3　汪令聞跋安儀周刊唐孫過庭〈書譜〉刻石



蒼莽中得秀逸之致飛動處
大異本色蓋得董北苑雄渾
駿日神奇之品令觀者生愛無
第一得意筆也
春月六日汪令聞書
歲妙迹正其丹成之候將生平所學鎔鑄以成
真化境也　明日令聞再識

圖 4-1　汪令聞詩堂題跋

圖 4　元　倪瓚　溪亭山色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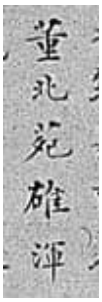


圖 4-2　汪令聞詩堂題跋「董北苑」

圖 5　北宋　王希孟　千里江山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4-3　汪令聞題籤

圖 6　清　方士庶　畫山水冊之三　夏山煙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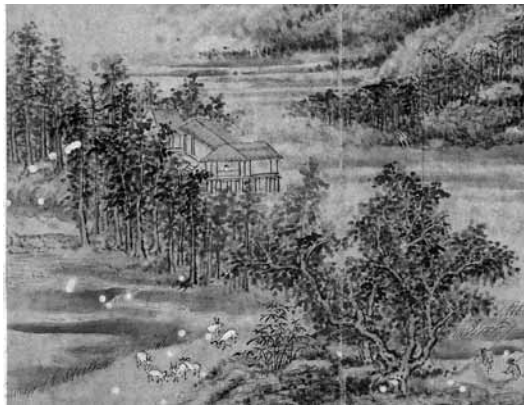


圖 6-1　放牧局部

圖 7　清　方士庶　仿董源夏山圖　美國綠韵軒藏

圖 8　清　方士庶　仿董源夏日煙霧圖　未署年　虛白齋藏

圖 9　清　方士庶　秋山逸居圖
日本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

圖 10　清　方士庶　溪山行旅　乾隆十年（1745）
上海敬華二〇〇八年秋季拍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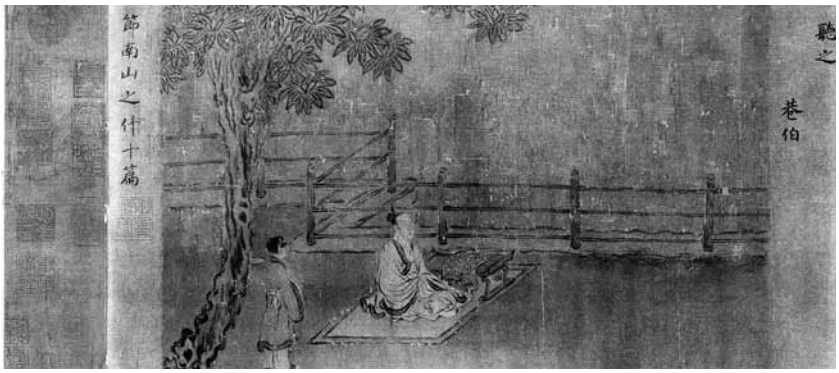


圖 11 馬和之 小雅卷高宗詩又國風又周頌十章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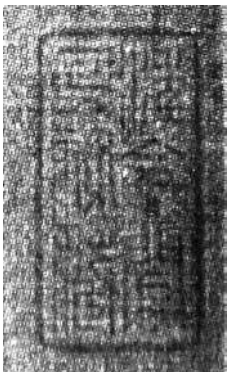


圖 11-1 「汪令聞氏秘藏」印

圖 12 吳大澂 夏山圖臨本 北京長風二〇一一年春季拍賣會收藏品

圖 13 吳湖帆 古樹連雲碧 丁亥（1947） 廣州銀通二〇〇八年秋季拍賣會

圖 14　張大千　擬董源夏山圖　中國近現代書畫北京傳是國際二〇一〇年秋季拍賣會目錄

圖 15　梵谷　仿德拉克洛瓦好索瑪利亞人 1890 年　Kröller-Müller Museum 藏

圖 16　清　方士庶　山水軸　取自《嘉德十年精品錄》頁 107